

这两天,我读了一部绘本,书名和故事本身一样平实——《大城市里的小水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平凡而朴实,却让我怦然心动。

一位居住在华东大城市里的女孩,在五月多雨的一天,走过一片小树林,发现蓄积起来的水坑形成了一个小小水坑。小水坑的周围长着灌木,上方是棵高大的女贞。她看到有一只鸟飞了过来,在小水坑边喝水、觅食。女孩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小动物也跟着到来呢?于是,她在水坑旁安装了一台红外相机。让她无比惊讶的是,在之后整整一年中,红外相机居然拍到了三十四种鸟类和三种哺乳动物,还有别的一些两栖动物和昆虫,它们共享着小水坑这方小小的天地。这真是出乎意料,原来,在我们生活的大城市里,尽管到处都是水泥森林,尽管人群稠密而嘈杂,但还是有那么多的飞禽走兽愿意和我们伴生共存,在雨水积成的小水坑边悄悄地给我们带来和诣、欢喜和奇迹。

我在女孩捕捉到的镜头里,看到随着四季的变化,来小水坑的鸟儿也不相同。初夏的时候,喜欢群居的丝光椋鸟会来小水坑觅食,它们喜欢吃植物的果实、种子,也爱吃昆虫。丝光椋鸟可是中国特有的鸟类,白头红

嘴,羽色蓝灰,低头踱步时像是一位穿着蓝大褂的白发老爷爷。到了十一月,秋风萧萧,这时的小水坑会迎来一大群圆头圆脑的小家伙,它们是棕头鸦雀。棕头鸦雀身材娇小,只有小婴儿的拳头那么大,一身橄榄棕色的羽毛,只有头顶和翅膀是棕红色的。它们性格活泼大胆,在灌木丛中翻滚嬉戏,来去如风。有一只少见的鸟也来这里找水喝了,它是斑

## 大城市里的小水坑

简平

头鸬鹚,是体型较小的一种猫头鹰,因为羽毛上有许多条纹,所以又叫横纹鸬鹚。这种猛禽目前数量稀少,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不但能在夜晚活动,而且在白天强烈的阳光下也能自由地飞翔。斑头鸬鹚一般生活在远离居民区的郊野,万万没想到,大城市里的小水坑还有机会招待它呢。

除了野猫野狗,我还没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见过别的野生小动物,但在女孩的镜头里,却出现了黄鼬,也就是黄鼠狼,五月里才拍到一只,可到了秋天,已拍到四只,而且它们在一起行动,显然是一个家族的,看来,它们就

在小水坑的不远处栖居。被拍到的还有一只东北刺猬,它是晚上出现在镜头里的,体形圆润,黑溜溜的小眼睛,宽头尖吻,一身密布的棘刺。它摇着短小的尾巴,行动敏捷。虽说名字里有“东北”二字,但这种动物广泛地分布在珠江以北的中国东部地区,几乎遍及所有城市,只是我们平时不注意罢了。不过,这只在深秋里出现的东北刺猬只亮相过一次,应该是找了堆落叶冬眠去了。

现在我才知道,在大城市里,哪怕只有一个小小水坑,还是会让更多的小动物欢欣雀跃的。这些小动物我要么没见到,要么连名字都闻所未闻,比如怀氏虎鸫、黑领棕鸟、山斑鸠,比如灰胸竹鸡、环颈雉、华南兔。由此我想到,其实,我们与它们是在生活同一座城市的,只是我们总不把它们当回事,用噪音惊吓它们,用刺眼的光威胁它们,尤其是不断地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导致它们再三退避,能够行走或飞翔的天地日益逼仄。事实上,大城市也是可以承载野生生物在这里栖息的,我们人类和它们和平相处才是最好的选择、最美的图景。是的,它们没有彻底地离去,这是我们的荣幸。在知道还有许多野生小动物就在我们周围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关心、帮助它们,真心实意地与它们一起共享这片家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学界发现:用抗菌药物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病颇为有效。医生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强烈的胃酸作用之下,胃里不可能有细菌生长。

不久谜底揭晓:1983年澳大利亚的马歇尔与奥伦医生在病人的胃黏膜

中发现了一种细菌,长长的、弯弯的,一端还长着几根毛,因为是在胃的幽门部位发现的,于是便叫它幽门螺杆菌。它们进入人体后居然能透过胃十二指肠表面的黏液,到达黏膜部位并产生氨和二氧化碳,氨中和了周围的胃酸,并形成了一个包绕着幽门螺杆菌的保护层,隔离了胃酸对它的杀伤。它们产生的氨,能够破坏胃黏膜的黏液层,使胃酸反渗过来损害胃黏膜,还能分泌一种毒素使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变成空泡,这种毒素还能激活活体的白细胞分泌蛋白质溶解酶损伤胃黏膜。胃黏膜因此发生炎症、溃疡,日久萎缩,甚至癌变。如今已明确: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的重要病因。

幽门螺杆菌经口感染,污染的水和食物、不洁的餐具与手都是传播的媒介,接吻与共餐更是传播的重要方式。在我国由于共餐的习惯,虽然环境卫生、饮食卫生改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仍在50%~60%。

我国半数以上的居民感染此菌,全部彻底治疗,确非易事。以往我国医学界的意见是,即使查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无症状亦可不治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对幽门螺杆菌感染认识

父亲生前在窗外的花园里种下了一棵素心腊梅。每到秋末初冬,腊梅树的叶子开始泛黄、脱落,随后会开出纯黄色的、弥漫着浓香的小花。这些花虽不及牡丹的雍容华贵、玉兰的优雅多姿,但在清冷的冬天里,一缕腊梅的幽香总会给我带来一份温馨和满足。

因为家有腊梅,所以我在所到之处都会留意身边的腊梅树。粗粗看上去腊梅花的颜色千篇一律属黄色,但在细细端详之下,它们的色彩饱和度还是有很大差异,不同品种的腊梅决定了花色的深浅。目前腊梅花主要有4个品种群,12个品种型,接近170个品种。比较重要的品种有素心腊梅、狗牙腊梅和馨口腊梅等。而素心腊梅是腊梅中最为名贵的品种,它的花瓣是椭圆形的,向后反卷,花色纯黄,花蕊洁白,花香芳醇。又因其花朵较大,因而被称为“荷花梅”。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经去过不少国家,但从来没有在国外闻到过一次腊梅的香味。记忆

的深化,医学界注意到:一是几乎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者胃黏膜事实上都有炎症,只是由于感染时间的长短不一,病变轻重不等而已。二是所有的感染者皆是感染源,轻症或无症状的感染者传播给别人后,受感染者同样可以产生严重的损害。三是消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可以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

因此,我国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指出:所有的成年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不论有无症状,均应考虑根除治疗。儿童与老年人需要依据情况作个体化的考虑。对已遭受感染的儿童符合下列情况者,应予根除治疗:已患消化性溃疡或胃黏膜相关淋巴瘤组织淋巴瘤者、一级亲属(父母及亲兄弟姐妹)中有人患胃癌者、难治性缺铁性贫血患者以及家长对其有强烈治疗愿望者。至于老年感染者,年龄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需要事先对老人的健康状况、其他的合并症与治疗的情况做出评估,权衡利弊得失再作决定。

检查有无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方法是呼气试验,呼两口气,40分钟,即可得出结果,简单、可靠。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目前推行的是4种药物的4联疗法,皆是口服药,药物易得且价廉,副作用很少,治疗10或14天即可完成,治愈率在90%以上。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检查和治疗方法都不复杂,关键在于大家要对幽门螺杆菌的危害提高认识。

想提醒诸位读者的是:曾经出现过胃癌病例的家庭中,此事可能需更加主动地积极考虑,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虽然腊梅的花季在冬天,但我也喜欢腊梅在夏季的叶子。阳光在墨绿色的叶子中洒落下来,透过阳光的叶片清晰地显现出植物文字的阴影,小花蕾藏在一片墨绿中吸取着阳光的能量,渐渐地丰满。当然,我更喜欢冬天的腊梅。宋人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这句诗前些年还真应了景。在百花凋零之际,我一边吟着诗:“窗前砌下倚冬梅,寒俏枝头探

## 几点梅花最可人

徐音

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这句诗前些年还真应了景。在百花凋零之际,我一边吟着诗:“窗前砌下倚冬梅,寒俏枝头探”玉朵凝凝簌簌雪,暗香淡逝雨霏霏。”一边踏雪穿过花园,一阵暗香扑鼻而来,抬头望去,爸爸种下的腊梅花又开了。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爸爸的梅,总是悄悄地踏着季节的节拍,年复一年地来陪伴我们。

这些年来几经磨难的腊梅树一部分枝条已经枯萎,但主干还是坚毅地挺立着,看着有

## 告别容貌焦虑

王涵

容貌焦虑症,现已成为有的少女的一种时髦病。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却自己“作”出来了病。

有些女孩进入青春期后,认为“漂亮的人有青春,丑陋的人只有成长”。她们在镜子里看自己的容貌,对比中外影视广告明星,越看越不满意,甚至寝食不安,于是走进整形医院,认为这是提升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为了漂亮,一个13岁少女经历了上百次整形手术,用的麻药比她十几年吃的药多。她做了脸部美容,打了无数肉毒素,做了八次双眼皮,六次隆鼻。三年,她自曝花了400元钱用来整容。

其实,这个女孩本来并不难看,我看了她初中时的照片,虽然长相并不算漂亮,但五官是端正的,只是偏瘦,皮肤偏黑。但是,她做了近百次的整形手术,容貌与本真判若两人,两只眼睛像灯泡,上下眼皮不能闭合,鼻子在脸上突兀而起,下巴做了削骨手术,变得又尖又长,成为“蛇脸”,整张脸都僵硬了,笑起来很吓人。身材也变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这种人造的“美”,在一些有素养的人们看来,不是愉快,而是一种痛苦。

按照整形医学规定,女孩不到18岁,不能做各种整形手术,包括开双眼皮。因为女大十八变。不到18岁,做了整形手术,形还要变,变了很难再整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整形医院老板为了多赚钱,违反了这个基本规矩。滑稽戏《开门第八件事》里有个皮老板扬言:“鄙人经商已多年,看清爽快人钞票

最好赚。有人为了美,走进整容院,大把大把钞票朝里撒。更好笑,有人为了变美丽,恨不得全身每个角落都整一回。”

那么,值得同情的容貌

焦虑症患者有没有呢?有的。安徽有个22岁青年小李,得了“兽皮症”,脸上长满黑毛。小李一直很自卑,不敢见人,初中毕业后,他随打工的父亲来上海找工作,因为长相,没有一个单位肯收他,痛苦万分。后来,他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求治,一位主任医师分三次把他脸上的黑皮切掉,用小李自身健康的皮肤,一片片覆盖在上面,再在眼脸上方“种”了眉毛,两个月,小李外形渐渐恢复正常。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也成了家。

由此可见,整形的目的首先是变丑为美,其次是变不美为美。面部的整形一般应根据黄金分割的原则,安排五官的位置,双眼皮不是开得越大越美,鼻子也不是做得越高越美,欧洲人的鼻子安装在中国人的脸上并不美。如今,艺术院校招生已拒绝整过形的考生参加初试,就是强调“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

适度为美。英国著名美学家威廉·贺迪兹说过:“我所指的原则是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

近日见朋友圈不时有友人在转发观看“高古奇骏——陈洪绶书画作品展”展览的图文。竟不觉忆起昔年曾游绍兴,访青藤书屋的情形。

入园,手抚苍藤,独坐“自在岩”小憩。后沿小径入室,徘徊良久,尤喜临池之南轩。轩内一桌一椅,日光透窗方格而上,明灭幽微,射落在青砖地与画桌之上。幽光迷离中,想象着此室曾住过明代两位大书画家——徐渭与陈洪绶。恍然间,仿佛前者正肆意地泼洒着墨荷芭蕉,挥洒着狂草;后者则凝神勾勒着高古人物,渲染着重彩花草……

喜陈洪绶书画久矣。少年曾见其书有一联:“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已往事皆非”。句涩字奇,少年的我,只觉内容消极了些,哪解其中的沉吟与低回?书法字形夸张奇肆,冲击着我少年尚奇的心情。

当然,陈洪绶成就最高的自然是他的绘画,其中尤以高古人物为最。他画的《水浒传》木刻插图,是我读小学时看《水浒传》的最爱。奇异!这是少年的直觉,有些人物造型甚至有点惊悚与丑怪,张力却直抵人心。后世画水浒人物,若不依色染,直接勾勒速写,想来是很难超越陈洪绶的。

傅抱石先生则极力推崇他的《屈子行吟图》,极称其画中的力量。其用笔如屈铁盘丝,诗人面部枯槁且悲凉,屈子形容仿佛若真。是图作于万历四十四年,是年陈洪绶仅十九岁,其高古的造型以及对人物精神的把握,令人惊叹。后世以画屈子为主题的傅抱石先生,深受其影响。三百年间两位大师异代同调,皆怀爱国之情。

老莲是陈洪绶的号,莲花也是他笔下反复出现的题材。从立轴到册页与手卷,图中还不时出现了方硬的奇石、锈蚀的古瓶与荷相结合。草本的摇曳柔弱与铁石的坚硬斑斓,在冲突中相映成趣,营造出陈氏一贯的高古格调,这是陈洪绶的美学世界。

在造型上的刻意变形,甚至有的几近怪诞。有一则故事,生动记录了陈氏对高古变形的追求。某次他去庙中临古画,第一次他临得很像,众人赞叹,但他自己不满意。于是再去临摹,这次临得却不像了,众人不解,但他却自得不已。

这个从似到不似的过程,正是产生他风格的关键之处。而“众人不解”有时正是每个想要变法的艺术家所要面对的困境,也是美学上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抉择。三百年前晚明的陈洪绶,凭着个人的天纵之才,敏锐地探究与实践着这种表现力。这大概也是陈洪绶近年为国际级美术馆越来越加以重视的原因之一吧。



古村新风貌 吴桐

杂和量——所有这一切被矫正、彼此偶然也约束、共同合作而产生了美。”那位做了八次双眼皮、六次隆鼻的少女,这张脸肯定违反了威廉·贺迪兹所确定的上述原则,从不美变成了丑。更不幸的是,这种改变是不能逆转的。

有的网友为这个13岁的女孩留下微信:你应该关注的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的美的观念。网友的批评是对的。明明自己容貌并不丑陋,但自己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焦虑,本来过了18岁后,适度做些整形,也是可以

的。而那些不负责任的整形医生,以盈利为目的,把这位少女奉为上宾,在不该整形的部位,错上加错了各种“修整”,结果过犹不及,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增添美,反而变得怪异而可怖,她的容貌焦虑症愈发严重。再高明的整形医生现在也无能为力了。

英国著名美学家威廉·贺迪兹说过:“我所指的原则是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

